

# 普通話同義多調字的成因及其蘊含的聲調屬性

## ——以歷次審音工作成果為例

郭承禹<sup>i</sup>、江 荻<sup>ii, iii, 1</sup>

北京師範大學<sup>i</sup>、江蘇師範大學<sup>ii</sup>、中國社會科學院<sup>iii</sup>

### 提要

本文以歷次普通話審音成果為材料，重點研究普通話的同義多調字現象，嘗試回答其形成原因，並闡明相關理論。研究發現，同義多調字的具體成因包括調類與調值的演變，中古多讀的繼承，連讀與構詞音變，以及成字聲符的影響。總之，聲調的“可變性”和語言群體相關性是多調字現象的核心要素。這兩者蘊含了聲調演變過程中的根本屬性，即聲調作為語言系統中的超音段單位，是基於語言使用群體的共識，並且被群體所約定的範疇化音高形式。

### 關鍵詞

同義多調字，普通話，審音，音變

### 1. 審音工作與同義多調字的關聯

審音（或正音）是對語言文字的一種全局性、系統性的有組織社會活動，對語言教學和文字使用有著積極作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於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開展過兩次審音工作，專門針對異讀詞審訂讀音，分別發佈了《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以下簡稱《初稿》）和《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以下簡稱《審音表》）兩份指導性文件。新時期的審音工作已於2011年啟動，其相關成果是2016年公佈的《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以下簡稱《修訂稿》）的“徵求意見稿”（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2019: 3）。

同義多調字是普通話異讀詞審音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同義多調字（以下簡稱“多調字”）指某個漢字所對應的語素在聲母和韻母形式上都相同，並且其語義無區別的情況下具有多種聲調讀音。<sup>2</sup>所以，多調字概念有兩個前提，一是聲韻相同，二是語義相同。傅東華（1958）把異讀字分為：異義異讀，同義異讀和部分同義異讀三種。同義異讀指

<sup>1</sup> 本文通訊作者。

<sup>2</sup> 多種聲調是指調類的不同，而不是指個體的絕對音高值差異。

某字在任何詞彙中都有異讀，例如“績”有“jī/jì”兩讀。部分同義異讀指某字在既定的詞彙中才有異讀，例如“逮”僅在表示“捉拿”義情況下有“dǎi/dài”兩讀。本文的“同義”既包括某字的所有意義相同，也包括部分意義相同的情況。從本質上來說，多調字不是指一個字具有“各音各義”的傳統“破讀”現象（殷煥先 2018），而是（部分）同義異讀字的一種，專指既無別義功能又無語體差異的聲調異讀字。

那麼，同義的標準是什麼呢？最有說服力的標準就是某字在同一個詞中具有兩種聲調讀音。因此，儘管本文是以字為考察單位，但也離不開相應的詞彙環境，可為確保同義性提供參照。例如，在“樹蔭”一詞中，“蔭”是讀“yīn”還是“yìn”？這需要審音專家們對其進行研究和審訂。同時，多調字也是學界感到迷惑的現象，一個字為什麼會產生多個不同聲調？<sup>3</sup> 其背後是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本文以普通話同義多調字為例，通過梳理歷次審音材料中多調字的案例，貫以審音原則映射的內涵，嘗試揭示其所反映的聲調本質屬性（江荻 2021）。

## 2. 審音原則與本文材料

歷次審音工作都擬定了詳細的審音原則。這些原則涉及語言群體和地域範圍，異讀詞審訂的對象和範圍，以及擬定讀音的標準和處理方式。隨著審音工作的開展和深入，原則也在不斷地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審音工作從語言事實出發，尊重約定俗成的事實。

《初稿》（1963年）中提到：

- (1) a. 審音以詞為對象，不以字為對象。
- b. 本表所收多音節異讀詞有兩種情況：某字在某個詞裡發生異讀而在別的詞裡不發生異讀；某字在許多不同的詞裡都有幾種讀法。
- c. 審音的標準，根據北京音系，可也並不是每個字都照北京話的讀法審訂……

其中，原則（1a）表明審音的語言單位是詞，且詞中的字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讀音。原則（1b）說明了異讀的條件，即是否因詞彙環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讀音。因詞彙條件形成的異讀往往有特殊的原因（下文將在具體案例中進行闡釋），而無詞彙條件的異讀則是絕大多數的情況。至於第（1c）條原則，王力（1965）對此表示贊同，但他發現《初稿》所反映的審音結果仍保留了大量的北京話特殊讀法。

<sup>3</sup> 曹先擢（2009）曾總結過普通話異讀字的成因，並提出了十種類別。與本文不同的是，其涵蓋了多音多義的情況，而且也包含了聲母或韻母的異讀情況。

約二十年後，《審音表》（1985年）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這次修訂以符合普通話語音發展規律為原則，以便利廣大群眾學習普通話為著眼點，採取約定俗成，承認現實的態度”。

此處的“約定俗成”應該如何解讀，是指使用普通話的少數群體服從大多數群體的讀音嗎？從人類社會的合作原則來說，我們認為“約定”是基於社會群體之間進行交流溝通時的一種合作行為，而“俗成”則是從結果上反映了語音的變化與發展。雖然語言使用群體之間確存在差異，但是不同的群體之間仍能理解這種變化，並不會形成交流障礙，這是人們在社會行為中不自覺形成的認識結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審音表》裡出現了“統讀”的情況，即某個字的讀音沒有詞彙條件的差異，在任何詞語中唯讀一音（輕聲除外）。實際上，如果無視詞彙的差異，那麼審音的對象也就從詞轉為了字。確定字的“統讀”讀音，無疑便於廣大群眾的規範學習和使用，這也是審音工作的主要方向（宋欣橋 2021）。

在新時期的審音工作中，劉祥柏、劉丹青（2017: 65–66）發表專論指出普通話審音工作所貫徹的五項基本原則：

- (2) a. 以北京語音系統為審音依據。
- b. 充分考慮北京語音發展趨勢，同時適當參考在官話及其他方言區中的通行程度。
- c. 普通話使用者已廣泛接受的原審音表讀音維持不變。
- d. 儘量減少沒有別義作用或語體差異的異讀。
- e. 歷史理據和現狀調查都不足以支持統讀的個別條目暫時保留異讀並提出推薦讀音。

這五項原則是全方位的，不僅用於指導新時期的審音工作，也為進一步揭示審音所蘊含的語言學理論奠定了基礎。（2c）是《審音表》“約定俗成”原則的延續，而（2b）則兼顧了不同方言，擴大了“約定俗成”所涉及的社會群體。

與前兩次相比，新時期審音工作更加尊重語言事實和發展規律，表現為兩點：其一，對普通話的使用群體開展大規模的調查活動；<sup>4</sup>其二，依據原則（2e），對普通話

---

<sup>4</sup> 前期讀音調查詳見冉啟斌、石鋒（2016），後期徵求意見調查詳見教育部網址（《〈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徵求意見公告》：[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1606/t20160606\\_248272.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48/201606/t20160606_248272.html)）。

的部分異讀現象採取保留態度。可想而知，(2e)所涉及的詞只能等到其讀音被普通話使用群體“約定俗成”後，才能獲得審音委員會的認可，成為統讀讀音。

最後，同義多調字屬於(2d)提到的異讀類型，是審音工作的重中之重。若要研究多調字，歷次審音成果是極其合適的材料。因此，本文材料來自於《初稿》、《審音表》和《修訂稿》。其中，《初稿》包含了正編(1957年)、續編(1959年)和三編(1962年)三份材料，本文按照年份順序將其列出。1985年的《審音表》有“統讀”的情況，也將如實標出。此外，我們還借助古代韻書(如《廣韻》)、《國音常用字彙》(以下簡稱《字彙》)和《現代漢語詞典》(2016)來補充字音和詞例。總之，本文將對多調字的成因進行分類，並依據審音工作的時間順序排列例詞。<sup>5</sup>

### 3. 調類與調值演變所致的多調字

聲調是不斷發生變化的，調類與調值的演變均會導致多調字產生。就北京話來說，一些多調字是由於入聲派入多種不同聲調所導致的，尤其是古清入字。此外，北京話的部分次濁平聲字具有陰平與陽平兩讀。除了這兩種情況外，還有一些其他的、零散的多調字現象。以下將分別詳述。

#### 3.1. 入聲歸派導致的多調字

入聲的消失為聲調演變提供了一個契機。北京話的古清入字沒有明顯的演變趨勢，可以歸為陰、陽、上、去四個聲調。相比之下，全濁入歸陽平，次濁入歸去聲的趨勢明顯。就入聲歸去而言，白滌洲(1931)發現晚清以來的文人為了模仿入聲韻的短促特徵，將入聲字讀得很短，聽上去很像去聲，導致了入聲字的讀書音多為去聲。這種情況稱為“偽入聲”(俞敏 1983)，是一部分社會群體基於崇古心理相互約定而產生的去聲讀音。<sup>6</sup>從本文材料來看，除去聲和陽平外，入聲字還有陰平的讀音趨勢，如表1所示：

<sup>5</sup> 從原則上來說，審音材料裡面的字本就存在異讀，無論表中是否給出了詞例。此外，前一次擬定的讀音，後一次再審時，若不需要修改就延續前次的讀音。因此，前次審訂的讀音在後面的審音中沒有變化的話，可以視為默認前次讀音。

<sup>6</sup> 實際上，入聲歸派問題較複雜，“入派三聲”有多種因素作用，例如可能是北京話吸收周邊不同方言入聲讀音導致的結果，其與歷史移民活動相關(林燾 1990)。“偽入聲”僅能解釋單一社會群體讀如去聲的情況。感謝匿名審稿人指出這一點。

表 1 入聲歸派所導致的多調字

類別	字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清入字	跡	jī			陳~ 古~		
		jì	陳~ 古~			jì (統讀)	
	績	jī			成~ 戰~		
		jì	成~ 戰~			jì (統讀)	
	戚	qī			親~	qī (統讀)	
		qì	親~				
	癖	jiē			~子	jiē (統讀)	
		jié		~子			
	益	yí	~處				
		yì	公~		~處		
全濁入字	瀑	pú	~布				
		pù			~布	~布	
	穴	xué			巢~	xué (統讀)	
		xuè	巢~				
	擲	zhī		~篩子			
		zhì		~還		zhì (統讀)	

“跡、績、戚”均為清入字，在《廣韻》中的反切分別為“資昔切”、“則歷切”和“倉歷切”。“跡、績、戚”在《字彙》中都只有陰平讀音。去聲讀音可能是後起的。自《初稿》以來，這些字就存在陰平與去聲的異讀。《初稿》對此已有說明：“古代清音入聲字在北京話的聲調，凡是沒有異讀的，就採用北京話已經通行的讀法。凡是有異讀的，假若其中有一個是陰平調，原則上採用陰平。”這些字在《審音表》中已經按照語言群體的讀音趨勢標為統讀。如“跡”在1962年《初稿》的審音中定為“jī”。但實際上普通話語言群體還是更傾向於讀“jì”，《審音表》由此改為“jì”（徐世榮 1997）。

“癖”在《廣韻》中為“子結切”。“癖”在《字彙》中讀“jié”，“jiē”可能是後來的聲調異讀。此外，“益”為清入字，在《廣韻》讀“伊昔切”，在《中原音韻》為入聲作去聲。但“益”在《字彙》中的讀音除了“yì”，也有“yí”。這說明除了去聲，“益”還有向陽平變讀的趨勢。

部分全濁入字除了按規律歸入陽平外，也產生了去聲異讀。“瀑”在《廣韻》中為“蒲木切”，為全濁入聲字。在《字彙》中唯讀“pù”，“pú”來自全濁入歸陽平的趨勢。“穴”在《廣韻》中為“胡決切”，在《中原音韻》中歸為入聲作平聲。直到《字彙》才出現“xué”與“xuè”兩讀。“穴”在《審音表》被統讀為“xué”。“擲”也是古全濁入聲字，《廣韻》中讀“直炙切”，在《中原音韻》中屬於入聲作平聲類。

與此對應的是，《字彙》中的“擲”讀為“zhí”，符合全濁入聲歸陽平的趨勢。除此之外，“擲”還產生了“zhǐ”與“zhì”的異讀。

綜上，入聲消失是多調現象產生的原因之一，其後可能衍生出陰平、陽平或去聲的讀音。特別是去聲讀音，可能來自“偽入聲”讀音。

### 3.2. 與次濁字相關的多調字

北京話的聲調裡只有平聲分陰陽。次濁、全濁平聲字均讀陽平。然而，有些次濁字產生了陰平讀音。“巍”字正是如此，其歷次審音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與次濁相關的多調字

調類	字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陰平 / 陽平	巍	wēi			~然	wēi (統讀)	
		wéi	~然				

“巍”在《廣韻》中為“語韋切”，次濁平聲字。《中原音韻》的“巍”為陽平讀音，且《字彙》也只有“wéi”的讀音。這說明陰平“wēi”是較為晚近的讀音。次濁聲母本身介於清濁之間，難以自成一類，其聲調往往隨著清聲母或全濁聲母發展。依據傅東華（1958）的研究，北京話陰平與陽平的異讀還包括其他次濁平聲字，如“椰”有“yē/yé”兩讀，“危”有“wēi/wéi”兩讀，“誣”有“wū/wú”兩讀，“庸”有“yōng/yóng”兩讀。這些字在《審音表》中全部統讀為陰平，說明後起的陰平成為了更有優勢的讀音。

### 3.3. 調值演變導致的多調字

調值變化也會導致多調字產生。例如在社會交際過程中，A 調的調值發生變化，聽感接近 B 調，那麼部分社會群體可能率先接受 B 調的讀音，而未變讀的群體仍讀 A 調，這將導致多調字出現。進一步而言，當絕大多數群體轉用 B 調，那麼其將成為“強勢讀音”，可能吸引更多例詞讀若該調（陳茜 2017）。這種變化大多以字為單位，演變方向比較零散，無明顯的規律，如表 3 所示：

表 3 其他調類演變導致的多調字

調類	字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陰平 / 去聲	召	zhāo	~集 ~開				
		zhào	感~		~集 ~開	zhào (統讀)	

陽平 / 上聲	場	cháng	~院	捧~	外~ 圩~ ~院 一~雨	外~ 圩~ ~院 一~雨	~院
		chǎng	市~		~合 ~所 捧~	~合 ~所 捧~	~合 ~所 捧~ 外~ 圩~ 一~雨
		chang				排~	排~
上聲 / 去聲	幅	fú	除 ~ 兒 外 讀 fú			fú (統讀)	
		fǔ	~兒				
上聲 / 去聲	逮	dǎi		~特務 ~蚊子		~蚊子 ~特務	
		dài		~捕		~捕	

“召”為古濁去字，《廣韻》讀“直照切”，在《中原音韻》中為去聲字。《字彙》也只有“zhào”一讀，這說明陰平“zhāo”為新增讀音。傅東華（1958）認為去聲字讀成陰平的原因是發音“省力”，恐難服人。相似的多調字如“究”，亦有“jiù/jiū”兩讀。

“場”在《廣韻》為平聲字，在《中原音韻》為陽平字，但《字彙》中出現了“cháng”和“chǎng”兩讀，這說明上聲是新的讀音趨勢。從歷次審音結果來看，“場”由陽平向上聲發生變化是以詞彙為單位的，例如“捧場”、“外場”和“一場雨”的“場”都是逐漸變化的，越來越多的和“場”字相關的詞都從陽平轉為了上聲。類似現象不少，原有聲調的詞彙逐漸向新的調類轉變，留在原調類中的詞彙則逐漸減少。

“幅”與“場”相反，是由上聲發展出陽平的讀音。“幅”為清入字，《廣韻》為“方六切”，《中原音韻》的“幅”歸為入聲作上聲。上聲讀音“fǔ”符合清入字的演變趨勢。後來才產生陽平“fú”的讀音，《字彙》也讀“fú”，《審音表》將其統讀為“fú”。

“逮”在《廣韻》與《中原音韻》中均為去聲字。但《字彙》的“逮”字有了“dǎi”和“dài”兩讀，其上聲釋義為：“捉也，如逮住”。實際上，《初稿》和《審音表》中去聲讀音的例詞“逮捕”同為此義，至今未統讀。

總之，調類和調值因演變而導致多調字產生。近代以來，例如古入聲字和次濁字這種以音類為條件的演變都基本完成。但在現代，多調字現象大多是由於這些零散的、無規律的調值變化所導致的，且遠不止上文所列舉的例字。其中部分字的多調讀音是以詞彙為條件的，具體趨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 4. 從中古繼承而來的多調字

有的多調字是“古已有之”，早在中古時期已產生多種聲調讀音，例如“靡、繞、熏”。還有的多調字則與聲韻的簡化有關，由於某字兩種讀音的聲母清濁消失或韻母簡化，形成了一致的現代聲韻，只有聲調存在多讀。例如“闖、剽”。這些字在中古韻書裡有兩種及兩種以上的讀音，且現代讀音與古音有明確的對應關係，具體如表 4 所示：

表 4 從中古繼承而來的多調字

字	反切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靡	忙皮	mí		風~委~		~費	mí (統讀)
	母被	mǐ			風~委~	風~委~	
繞	而沼	rǎo		纏~	環~繚~ 盤~		
	人要	rào			單用讀 rào	rào (統讀)	
熏	許雲	xūn			別的地方 念 xūn		xūn (統讀)
	吁運	xùn			煤氣~著了	煤氣~著了	
闖	醜甚	chuǎng				chuǎng (統讀)	
	醜禁	chuàng			~蕩 (僅限 此詞)		
剽	紕招	piāo			~悍 ~竊	piāo (統讀)	
	符霄	piáo					~竊
	匹妙	piào					~悍
累	力委	lěi			帶~連~ ~及	牽連義， 帶~連~	
	良偽	lèi					牽連義， 帶~連~
強 (彊)	巨良	qiáng					~迫
	其兩	qiǎng		~迫		~迫	
應	於陵	yīng	~許			~屈 ~名兒 ~許	
	於證	yìng					~屈 ~名兒 ~許

“靡”在《廣韻》中為上聲字，“文彼切”。《集韻》的“靡”有平聲“忙皮切”和上聲“母被切”兩種讀音，這兩音正好與現代異讀“mí”和“mǐ”相對。徐世榮（1997）認為陽平讀音來自於“糜”字的影響，例如早在《荀子》中就有“靡費”一詞。



“繞”在《廣韻》中有兩種聲調讀音，上聲“而沼切”與去聲“人要切”，兩者只有聲調之別。“繞”在《集韻》中同樣有這兩種讀音，意義都是“纏也。”因此，“繞”的兩種讀音“rǎo”與“rào”都應該來自於中古時期的聲調異讀。《中原音韻》的“繞”為上聲字，而《字彙》中唯讀去聲“rào”。“繞”在《審音表》裡統讀為去聲。

“熏”在《廣韻》為“許雲切”。但在《集韻》中有兩種讀音，平聲仍為“許雲切”，去聲為“吁運切”。《字彙》的“熏”同樣有“xūn”和“xùn”兩種讀音。“熏”字的兩讀應該來自於中古的兩讀。《審音表》已經將其統讀為“xūn”。去聲“xùn”帶有北京土話的色彩，諸如“撒熏香、熏透了”（徐世榮 1997）。

“闖”在《廣韻》中只有去聲讀音，“醜禁切”。《集韻》中的“闖”有了多種聲調讀音，上聲讀音為“醜甚切”，去聲讀音為“醜禁切”，都作《說文解字》中的“馬出門兒”解。兩種讀音的韻母與現代讀音有差異。《字彙》中仍保留了兩種讀音，即“chuǎng”與“chuàng”。《初稿》中注明了“chuàng”僅限於“闖蕩”一詞，而後在《審音表》中統讀為“chuǎng”。

“剽”在《廣韻》中已經出現了不同的聲調讀音，平聲“符霄切”與去聲“匹妙切”。這兩種讀音有輔音清濁之別，分別對應“piáo”和“piào”兩讀。除此之外，《集韻》中的“剽”還有次清平聲字的讀音：“紕招切”，這就是現代讀音“piào”的來源。由於“剽”的讀音多樣，很有必要進行規範和統一。《字彙》只收錄了“剽”的去聲讀音。《審音表》曾將其審訂為“piāo”，後來在《修訂稿》中建議將“剽竊”擬定為陽平“piáo”，“剽悍”定為去聲“piào”。

此外，“累”、“強”、“應”三字僅在部分義項中存在多調現象，其相關詞例以及中古調類來源如表 4 所示。

以上這些中古以來的多調字在現代往往有了新的讀音傾向，例如“熏”更傾向於讀“xūn”，“闖”讀“chuǎng”。至於另一讀音，則保留在部分詞彙或短語中，如“熏（xùn）著了”和“闖（chuàng）蕩”等等。久而久之，語言使用群體或許會覺得這種讀音太老、太土，大多都轉用新讀音。在這種情況下，審音委員會一般將其統讀。這種做法既尊重語言事實，也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王力先生（1965: 439）也贊同這一標準：“北京話太土的讀法，可以揚棄一些”。

## 5. 連讀或構詞所致的多調字

當字與字組合成詞時，由於字進入了語流環境，可能受此影響而產生不同的聲調讀音。常見的情況包括由連讀造成的多調字，以及由構詞造成的多調字。具體而言，

連讀造成的多調是指由於連上變調導致陽平和上聲的多調現象。由於某字經常後接上聲，其處於前字位置時既可能陽平（本調），又可能是上聲（變調），例如“潦”。此外，兒化和輕聲是兩種常見構詞方式。當某字出現兒化與否，可能會存在不同聲調，造成多調現象，例如“片”。輕聲則往往導致單字形成“有調”與“無調”的對立，亦可能進一步形成新的聲調變化趨勢。例字如表 5 所示：

表 5 由連讀或構詞造成的多調字

成因	字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連讀	潦	liáo		~倒		~草 ~倒	
		liǎo			~倒		
兒化	間	jiān		中~兒	中~	~不容發 中~	
		jiàn	~斷 ~接	~道 ~諜 ~或 ~距 ~隙 ~續 ~阻 ~作	中~兒	中~兒 ~道 ~諜 ~斷 ~或 ~接 ~距 ~隙 ~續 ~阻 ~作	
	片	piān		畫~兒 ~子	唱~兒 相~兒	~子 ~兒 唱~兒 畫~兒 相~兒	
		piàn		畫~ ~子	唱~ 相~	~子 唱~ 畫~ 相~ 影~ ~兒會	
輕聲	疏	shū			荒~ 生~	shū (統讀)	
		shu	荒~ 生~				
	析	xī			分~	xī (統讀)	
		xi	分~				
	織	zhī			組~	zhī (統讀)	
		zhi	組~				
	防	fáng	堤~ (堤)			fáng (統讀)	
		fang		提~ (防備)			
	散	sǎn		~漫		懶~ ~漫	懶~ 零~ ~漫
sàn						~開 ~落 ~布	
san				零~	零~		

“潦”在《廣韻》有上聲“盧皓切”與去聲“郎到切”兩讀。不過，“潦”在《字彙》中唯讀“liáo”。由於與“潦”有關的常用詞彙有“潦草”和“潦倒”兩詞，“潦”在詞內位於上聲音節之前，讀“liáo”。所以很難判定“潦”字的聲調究竟是陽平“liáo”，還是上聲“liǎo”的變調。這是上聲後字環境導致的多調，也是至今仍未統讀的原因。

兒化作為一種構詞現象，除了造成韻母變化之外，亦有可能導致聲調產生臨時性的變化。王力（1965: 458）很早就注意到了兒化變調的現象：“兒化詞也往往影響變讀，目前還沒有研究出個規律來，但變讀的現象是明顯的”。例如“間（閒）”字，其在《廣韻》中有平聲和去聲兩讀：“古閑切”與“古莧切”，《中原音韻》也有與之對應的陰平與去聲兩讀。以“中間兒”為例，“間”在《初稿》中為陰平，而在《審音表》中卻改為了去聲，存在多調現象。

“片”在《廣韻》中為去聲字，為“普面切”。《字彙》中也只有“piàn”的讀音。《初稿》和《審音表》都遵循這一事實，將非兒化音定為“piàn”，兒化音審訂為“piān”，例如“唱片（piān）兒”、“相片（piān）兒”。不過，也有一些例外的現象，讀“piàn”的也有兒化詞“片兒會”（居民鄰裡間的一種小組織）、“名片兒”。依據“間、片”多調字現象，可以發現兒化出現與否，容易導致陰平、去聲兩種多調現象。

輕聲現象涉及輕聲字“有調”與“無調”問題，例如“疏、析、織、防、散”這些字處於某些詞語末尾時（如“生疏”、“分析”、“組織”、“提防”和“零散”），容易讀成輕聲字。這些字在《初稿》中都審訂為輕聲，但在《審音表》中，再度擬定為本調。

實際上，這裡體現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對北京話之外的方言使用群體進行過慎重考慮。儘管輕聲的韻律模式雖然在北方方言中較為普遍，但對於身處於南方方言地區的普通話使用群體而言，卻難以習得。因此，將這些字重新審訂為本調是兼顧了其他方言的語用情況。另一方面，輕聲現象還可能帶來“輕聲去化”現象。王旭東（1992）發現“石榴”、“玫瑰”和“稀罕”的後字都有讀去聲的傾向，這是由於輕聲短促造成的感知“錯誤”現象，原理與“偽入聲”相似。

## 6. 受成字聲符影響形成的多調字

形聲字占常用漢字總數的絕大多數，形聲字中與全字讀音相關的部件可稱之為聲符。<sup>7</sup> 例如“萎”字的聲符是“委”。不過，聲符並不能準確地表示讀音，特別是聲調的讀音。據統計，《新華字典》中聲符聲調與全字聲調一致的情況不到五分之一（周有光 1980）。這說明在許多情況下，聲符與全字的聲調是不一致的。或者說，聲符的表調功能並不準確。

<sup>7</sup> 釋義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編寫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

有些字的聲、韻讀音與其聲符的讀音一致，兩者僅聲調不同。再者，一些成字聲符的字符部件往往比較簡單，易於識別，可能容易出現“讀字讀半邊”的狀況。因此，在聲符（尤其是成字聲符）的影響下，一部分普通話使用群體可能傾向於使用聲符的聲調，而另一部分群體仍然使用全字聲調。這將造成多調字現象，例字如表 6 所示：

表 6 受成字聲符影響形成的多調字

字	成字聲符	讀音	1957	1959	1962	1985	2016
萎		wēi	氣~ 買賣~				
	委	wèi	~縮		~謝	wěi (統讀)	
哮		xiāo			咆~ ~喘		
	孝	xiào	~喘			xiào (統讀)	
佣		yōng	~工			~工	雇~ 女~ ~金
	用	yòng					~人
螞	南	nán	蝗~				
		nǎn			蝗~	nǎn (統讀)	
蔭	陰	yīn					~蔽 ~翳 林~道
		yìn				yìn (統讀)	庇~ 福~ ~涼
覲	堇	jǐn		~見			
		jìn			~見	jìn (統讀)	

“萎”在《中原音韻》為陰平字，《字彙》中只有“wēi”的讀音。上聲讀音“wěi”應該來自於成字聲符“委”的影響。在《初稿》中，“萎”是在做謂語時讀“wēi”，如“氣萎、買賣萎”。這裡的“萎”是由“衰落”義引申出來的“行情疲軟”義（徐世榮 1997）。

“哮”雖然在《廣韻》中存在平聲“許交切”與去聲“呼教切”的讀音，但在《中原音韻》為陰平字，且《字彙》中也只有“xiāo”一讀。因此，無法推斷現代的去聲是否來自於中古。更合理的推斷是，“哮”在《審音表》統讀為去聲，應該是語言使用群體受到了成字聲符“孝”的影響，將其讀如去聲。

“佣”為次濁平聲字，在《廣韻》中有“余封切”的讀音。《中原音韻》的“佣”為陽平字，這是符合語音規律的。不過，在《字彙》中，“佣”除了陽平的讀音外，還出現了陰平“yōng”的讀音。這種陽調、陰調類的異讀與次濁聲母有關，與上文的例字“窺”如出一轍。另外，“佣”的去聲讀音“yòng”來源於其成字聲符“用”。從《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依稀可以看出兩字原有的差別，“佣”讀“yōng”表

示“雇用”意思，例如“雇佣”、“女佣”。讀“yòng”則表示“買賣時付給中間人的報酬”，如“佣金”。但這與《修訂稿》有所抵牾，《修訂稿》的“佣金”的“佣”讀“yōng”，表示“僕人”義的“佣人”也可以讀“yòng”。這說明在新時期審音調查中，受訪者難以區分兩種聲調的語義區別。

關於“蝻”的古音記載較少，徐世榮（1997）以吳語詞“囡”表小稱來作為“蝻”表示“蝗之幼蟲”的旁證。實際上，還有其他證據。宋代詩人蘇舜欽的五言律詩《有客》的頷聯為“蠻夷殺郡將，蝗蝻食民田”，其中“蝻”所對應的格律為仄聲，《字彙》也讀上聲“nǎn”。這說明“nán”是後起的，大概是由於成字聲符“南”的影響。

“蔭”（蔭）在《廣韻》中為去聲字，“於禁切”，在《中原音韻》和《字彙》中均只有去聲一讀。《審音表》將其統讀為“yìn”，並說明了“樹蔭、林蔭道”應寫作“樹陰、林陰道”。在新時期審音調查中，“蔭”讀“yìn”的頻率較低，大多數人都讀“yīn”（冉啟斌、楊喆 2018），這大概是受成字聲符“陰”的影響。雲天驕（2013）也從語音、語義和語法的角度論證了“蔭”讀“yìn”既不符合語言發展規律，也不符合語言群體的心理習慣。後來《修訂稿》添加了讀音“yīn”及其詞例，如“蔭蔽、林蔭道”。

“覲”在《廣韻》和《中原音韻》中均為去聲字，但《字彙》中存在“jìn”與“jīn”兩讀的記載。新增的讀音“jīn”大致是受到“堇”（或“謹”）的影響。

此外，還有些多調字已經被統讀了，但普通話使用群體仍然可能“誤讀”。比較典型案例就是把“誼”（去聲“yì”）讀成陽平調，與“宜”一致。“這些讀音雖然都佔有相當的比例，但是實際讀音符合原審音表的讀音也佔有一定的比例”（劉祥柏、劉丹青 2017: 69）。因此 2016 年版的《修訂稿》直接沿襲了審訂結果，並無修改。類似“誼”這樣的字可能存在兩種聲調的讀音，但是其歷史依據都很確鑿，且很多普通話使用群體能夠使用正確的讀音。將來，這種字可能退出同義多調字的範疇。

上述四種成因分類是基於審音工作成果而得出的大致分類，僅適用於解釋大多數的同義多調字。實際上，還有一小部分的同義多調字可能兼具多種成因。例如“作”字，其在“作踐”一詞中的讀音有陰平“zuō”（《修訂稿》）、陽平“zuó”（《初稿》）和去聲“zuò”（《審音表》）三類。其成因兼具古音多調繼承，以及調類、調值演變。

不僅如此，歷次審音成果中可能還存在一些成因尚不清楚的多調字，如古入聲字“葛”。“葛”在“瓜葛”一詞中緣何有陽平“gē”（《審音表》）與上聲“gě”（《修訂稿》）兩讀？目前看來，沒有確切的證據能夠指明其聲調異讀的來源，此處也不另外論述。

總之，本文所採用的成因分類旨在對多調字形成機制進行探索，而非定論。

## 7. 結論與餘論

王力先生（1965: 442）很早就注意到同義多調字屬於一種顯著的異讀現象，他認為：“聲調的流動性最大，所以異讀常常出現在聲調方面”。從本文材料來看，除了古清入字外，上文的大部分同義多調字的各種聲調讀音之間沒有明顯的對應關係，也無明顯的變化趨勢。也是因為這種看似零散的、隨機的音變，或許正反映了同義多調字的音變方向“流動性大”，具有不確定性，無法等同于文白異讀現象。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上文例字僅限於歷次審音的範圍，並不是窮盡性的列舉。普通話使用群體在日常語言使用情形下出現的多調現象只會更多。再進一步，同義多調字也不是普通話的特有現象，諸如粵方言也存在同義多調字，以及相應的審音活動（江荻、郭承禹 2022）。因此，同義多調字是一種常見的、普遍的現象，其成因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 7.1. 結論

基於本文材料，我們認為同義多調字形成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考慮：

其一，聲調總是在不斷變化，既包括調類的分合，也包括調值的變化。中古以來，一字多調現象已經相當普遍。到了近代，北京話中的“入派三聲”，以及次濁字的變化都可能造成調類分化。不僅如此，個別字的調值變化時常導致零散的聲調兩讀，連讀與構詞等語流環境也會導致多調字的產生。

其二，語言使用也會導致同義多調字的產生。以清入字的異讀為例，張世方（2004）探討過相關社會因素，包括人口流動、語言政策與語言心理的影響。其中“偽入聲”的社會心理因素值得重視，這是由部分讀書人群體之間相互“約定”的去聲異讀現象。此外，還有輕聲末字的“去化”現象，成字聲符導致的“誤讀”現象，這些都是現代語言使用中常見的情況。假如這種新增的聲調“誤讀”沒有被及時規範，或者語言群體大多認定錯誤讀音為唯一讀音，那麼錯讀就可能被“約定俗成”了。

同義多調字的成因如此之複雜，既涉及各種語音演變，也涉及不同群體差異。如果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出關於聲調的獨特屬性。聲調屬於語言的超音段單位，它不同於輔音或元音等音段成分，聲調允許出現一些物理音高變化，且不會從根本上影響言語交際。Xu et al.（2013）通過實驗發現，如果把語句中所有單音節的輔音替換掉，被試很難聽懂語句含義。但是，如果把話語中所有單音節聲調通過技術處理為統一的平調，那麼這個平調化的句子在感知上聽懂度仍然較高。這也就是同義多調字能大量產生的前提。

總之，同義多調字是聲調語言在發展過程中的常見現象，落實到聲調上則產生了一字多調現象。我們認為陳重瑜（2006）的觀點比較接近事實，即漢語聲調的變化導致了

多調字的產生。同時，字調變化需要獲得使用群體的接受和認同，這個過程是聲調變化和社會語用的結合，其結果可以稱為聲調的“群體約定”（郭承禹、江荻 2020）。

## 7.2. 餘論

審音工作背後的推動力是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規範化指導。從更深的層次來說，審音呈現出人類社會的合作原則。按照人類學的觀點，人是一種合作性物種，其成員天生具有彼此合作的傾向（迪斯汀 2015: 81）。語言上的合作有多個層次，最常見的是人們在意義表達上的合作，包括共同理解的詞義、句法結構和對話等。

我們認為，如果同一語言群體要想實現無障礙的交流，必須遵循社會合作原則，以保持語言符號系統的一致性，才符合語言的運行規則。聲調的“群體約定”是一種社會合作的表現。一般來說，人們所理解的語言合作主要指意義和語用層面的合作，例如共同詞語以及其組合的句子、篇章、對話、敘述或議論等等。實際上，語言合作最重要之處是基本語音單位編碼上的一致，包括音系的一致、心理的約定、群體的認同、文化的邊界等。例如，在某個方言的音系中，同一語言群體的人擁有共同數量和共同性質的語音單位，例如有同樣的前高元音、同樣的雙唇鼻音，以及同樣的調值。雙方音系中音素差別過大，或者較多音素有我無，則易於造成交際混亂。換句話說，語言或方言具有群體邊界，同一社會群體享有共同的語言或方言。同一語言群體的語言合作是建立在相同語言符號體系之上的。

為了應對語音的變化及語言文字的不規範使用，應每隔若干年開展一次有組織性、系統性的審音工作，進而不斷地規範群體共同語音體系。這是維護社會群體合作的重要一環，並能促使言語交際和諧發展。本文認為，分析同義多調字的成因並揭示音變理論，將有效地支持審音工作的開展。

## 鳴謝

本研究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民族語言大規模語法標注文本在線檢索系統研製與建設研究”（編號 21&ZD304），以及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大灣區研究專項“大灣區粵方言孤獨症兒童的言語特徵與干預機制研究”（編號 GD24DWQZY01）的資助。本刊匿名評審專家賜予了寶貴的意見與建議，謹此致謝。文中如有錯漏，概由作者負責。

## 參考文獻

- Bai, Dizhou (白滌洲). 1931. Beiyin rusheng yanbiankao 北音入聲演變考 *Nūshida Xueshu Jikan* 女師大學術季刊 2. 1–42.
- Cao, Xianzhuo (曹先擢). 2009. Shuoshuo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說說普通話異讀詞審音 *Yuyan Wenzhi Yingyong* 語言文字應用 3. 13–17.
- Chen, Chongyu (陳重瑜). 2006. Duoyin duoyizi: Butong de ciwei haishi lishi de cengci? 多音多義字：不同的詞位還是歷史的層次？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26(1). 40–53.

- Chen, Qian (陳茜). 2017. Shenshen duidai liang'an yuyin biao zhun de chayi: Cong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de xiuding shuoqi 審慎對待兩岸語音標準的差異——從《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修訂說起 *Yuyan Guihuaxue Yanjiu* 語言規劃學研究 2. 24–30.
- Distin, Kate (凱特·迪斯汀). 2015. *Wenhua de Jinhua* 文化的進化 [Cultural evolution], trans. by Dongmei Li (李冬梅) & Ziran He (何自然).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she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 Fu, Donghua (傅東華). 1958. *Beijingyin Yiduzi de Chubu Tantaoyao* 北京音異讀字的初步探討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Guo, Chengyu (郭承禹) & Di Jiang (江荻). 2020. Shengdiao de shehui qunti yuedingxing: Laizi kuafangyan danzidiao bianren shiyan de qishi 聲調的社會群體約定性——來自跨方言單字調辨認實驗的啟示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9(6). 623–639.
- Guojia Yuyan Wenzhi Gongzuo Weiyuanhui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2019. Xinshiqi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de yuanze yu chengguo 新時期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的原則與成果 In Guojia Yuyan Wenzhi Gongzuo Weiyuanhui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ed.), *Zhongguo Yuyan Zhengce Yanjiu Baogao 2018* 中國語言政策研究報告 (2018), 3–14.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Jiang, Di (江荻). 2021. *Word stress: Theoretical and typological issues shuping* 《詞重音：理論和類型議題》述評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3(3). 466–474.
- Jiang, Di (江荻) & Chengyu Guo (郭承禹). 2022. Yueyu de tongyi duodiaozi ji qi chengyin 粵語的同義多調字及其成因 *Yunlü Yufa Yanjiu* 韻律語法研究 9(1). 66–87.
- Jiaoyubu Guoyu Tongyi Choubi Weiyuanhui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1932. *Guoyin Changyong Zihui* 國音常用字彙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in, Tao (林燾). 1990. Beijing Guanhua suyuan 北京官話溯源 In Tao Lin (林燾) (ed.), *Yuyin Tansuo Jigao* 語音探索集稿, 108–123.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Liu, Xiangbo (劉祥柏) & Danqing Liu (劉丹青). 2017. Lüeshuo Putonghua yiduci de shenyin yuanze 略說普通話異讀詞的審音原則 *Yuyan Zhanlüe Yanjiu* 語言戰略研究 2(5). 65–70.
- Putonghua Shenyin Weiyuanhui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 1963. *Putonghua Yiduci Sanci Shenyin Zongbiao Chugao* 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Putonghua Shenyin Weiyuanhui (普通話審音委員會). 1985.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Xiuding Ketizu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課題組). 2016.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xiuding gao*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修訂稿)。
- Ran, Qibin (冉啟斌) & Feng Shi (石鋒). 2016. Putonghua yiduci de diaocha 普通話異讀詞的調查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4. 504–508.
- Ran, Qibin (冉啟斌) & Zhe Yang (楊喆). 2018. Putonghua yiduci diaocha de zaifexi 普通話異讀詞調查的再分析 *Yuyan Wenzhi Yingyong* 語言文字應用 4. 47–56.
- Song, Xinqiao (宋欣橋). 2021. Qianlun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de lilun jichu: Jinian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 gongzuo kaizhan 65 zhounian 淺論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的理論基礎——紀念普通話異讀詞審音工作開展 65 周年 *Cishu Yanjiu* 辭書研究 1. 27–41.



- Wang, Li (王力). 1965. Lun shenyin yuanze 論審音原則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39–445.
- Wang, Xudong (王旭東). 1992. Beijinghua de qingsheng quhua ji qi yingxiang 北京話的輕聲去化及其影響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24–127.
- Xu, Guoqing, Linjun Zhang, Hua Shu, Xiaoyi Wang & Ping Li. 2013. Access to lexical meaning in pitch-flattened Chinese sentences: An fMRI study. *Neuropsychologia* 51(3). 550–556.
- Xu, Shirong (徐世榮). 1997.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shili*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釋例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語文出版社。
- Yin, Huanxian (殷煥先). 2018. Hanyu ziyin podu wenti erti 漢語字音破讀問題二題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1. 257–291.
- Yu, Min (俞敏). 1983. Liruzhen *Yinjian li de rusheng zi* 李汝珍《音鑿》裡的入聲字 *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4. 30–40.
- Yun, Tianjiao (雲天驕). 2013. Shitan *Putonghua Yiduci Shenyinbiao de shenyin yuanze: Yi “linylnlu” weili* 試談《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審音原則——以“林蔭路”為例 *Yuyan Wenzhi Yingyong* 語言文字應用 1. 45–50.
- Zhang, Shifang (張世方). 2004. Shehui yinsu yu Beijinghua qingruzi de jindiaolei 社會因素與北京話清入字的今調類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5. 9–15.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ed.). 1978. *Xiandai Hanyu Cidian* 現代漢語詞典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qi ban* 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ou, Youguang (周有光). 1980. *Hanzi Shengpang Duyin Biancha* 漢字聲旁讀音便查 Changchun: Jilin Renmin Chubanshe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The Causes of Synonymous Tone Polyphony in Standard Mandarin and Its Implicit Tonal Properti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Materials from Orthoepic Practice

Chengyu Guo<sup>i</sup> and Di Jiang<sup>ii, iii</sup>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up>i</sup>,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sup>ii</sup>,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up>iii</sup>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synonymous tone polyphony in Standard Mandarin, using materials from previous orthoepic practices. It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synonymous tone polyphony and elucidate the relevant theor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pecific causes of synonymous tone polyphony include sound changes of lexical tone (such as variable tonal categories and pitch values), the inheritance of multiple tonal pronunciations from Middle Chinese, phonetic changes due to tone sandhi and word 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radicals which indicate phonetic information. In summary,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this phenomenon lie in the “variability” of lexical ton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to speech communities. These two elements embod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nal changes: lexical tones, as suprasegmental units in the language system, represent the pitch categorizations agreed upon by language users within a community.

## Keywords

synonymous tone polyphony, Standard Mandarin, orthoepy practice, sound change

通訊地址：珠海 香洲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理學院（郭承禹）  
徐州 雲龍區 江蘇師範大學 語言科學實驗室（江菝）

電郵地址：guochengyu@bnu.edu.cn（郭承禹）  
jiangdi@cass.org.cn（江菝）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2月15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4年10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4年10月2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4年11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1月24日